



□ 13  
3207  
6



13  
3207  
6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獨知也。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

更增波折  
畫法三首  
如字又三  
非字間三  
皆字

韓非子

卷十一

昭和八年三月  
原川三子氏贈

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闊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拙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章注更圖  
如皇臺名  
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

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岳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輓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為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爭奪  
與之  
貌之別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歿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昏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

周也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鄭簡下  
本有購強  
之字是  
子產之一  
本作校之  
非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為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

韓非子

卷之二

三

韓非子 卷上 三  
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  
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  
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  
和也。

尊厲作楚

右經

①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  
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  
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  
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  
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  
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  
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勝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  
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  
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  
以珠玉。飾以玫瑰。軒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  
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作偶事覺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  
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  
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  
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  
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  
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  
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  
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

亦以拙妙  
八板功多  
二十八堅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俱行者止觀築者不  
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  
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  
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  
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槌其堅癸五寸射稽二  
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  
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

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一魚好字  
曰一作石  
字

有味有態

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

一本削之  
下有端字  
無曰字是

韓非子

卷七

六

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設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復說而意乃暢

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灰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灰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灰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髭莢者

鈞亦黑色

卷十一

第二

二



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  
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  
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  
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  
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聲  
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聲於前故易  
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

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  
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資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  
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  
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  
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  
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  
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  
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

虞卿曰不  
然五字一  
本魚之是  
一本并刪  
夫塗濡而  
生椽撓之  
字者非

塗濡而椽  
生一本更  
重塗濡而  
椽生一句  
非

則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  
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  
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  
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  
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  
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踏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  
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  
而踏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  
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  
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  
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  
然而士窮乎

窮字下  
本註有連  
下為句二  
章當章二  
章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  
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

是賈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蔽。然至日晚，必歸餼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事不奇以轉意妙

③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

云諸本并同疑是求字

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前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

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董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

名實異奇  
先產後實  
固有態

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君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

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

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醺。則唾之。亦效唾之。一

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旣琢。還歸其樸。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遷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梁人一節  
實是前章  
為一章

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  
燕相白王。大說。因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  
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  
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  
無自信也。

④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  
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

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  
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  
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  
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  
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  
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鍾一本作  
鈞未解

禮非子

卷上

臨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歿。恐已因生。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⑤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  
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賢甚。  
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  
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  
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  
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  
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

公曰諾三  
字宜在之  
順莫之下



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賢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

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

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傅騎從中來。謂曰。嬰疾甚且死。恐

妙精妙狀

公後之。景公遽起。傅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

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賔。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賔。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

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累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

韓非子 卷之十一  
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  
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  
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  
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  
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  
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  
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

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  
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  
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  
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  
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  
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  
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而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

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韓非子卷十一終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iagram.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生一本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踰危生子臯臯雖刑之

有不忍之心踰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翟

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襄王不知不知功

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

猶富人而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

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故東郭牙



議管仲。心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恃

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其鄭信誠

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

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哀公

問一足。所以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

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不

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當莊燕

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

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

乎。夫為門而不使人。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

不進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齊侯不

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

金錢。鉅費金以齊王屏不用玉璧。屏用玉以魏西

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而拜據此是知左。猶盜嬰兒之矜裘。與矧危子榮

律上字

卷三十一

七

鉅等二字

衣。盜者子不耻其父。明以明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為非猶是子。綽左右。盡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去蟻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蠅愈至喻温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逼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大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

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朋黨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羣也。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妹犯法。明之管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然謗也。

右經

①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

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明者行步危。故曰明危也。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

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  
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  
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  
使為將軍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  
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

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  
猶羸勝而履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  
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乎

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懋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

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

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

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  
之罪也。曰。少室周為襄主

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

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

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一本無以  
相參三字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

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

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

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虛一本作墟也 繫一本作係 處字下脫上字 中 不替點文 注中林字 疑材字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林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此下五條  
不著經文  
中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斬曰齊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賢。不聞以賢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

賢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履之。

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

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

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

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

昌乎。夫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

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

倩對曰。博。賢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賢也。

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

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

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賢賤易

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

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四 詎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絮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

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

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

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

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

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

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

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與一作為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此條雜見非經文所叙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辨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明。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仞邑。仞

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

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諸本并無晉字是

晉字當在叔向上

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



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賤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也。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

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僥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齊語本作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然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

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

韓非子

卷十二

十三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然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日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然子私也。子往矣。然子如初也。此條亦不見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魯中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

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為一本作焉非  
其妙一本作其味  
遂則一本作汝州非

梁車新為鄴令。其妙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達

烏封人一  
本作烏封  
人非  
適達齊諸

本共作適  
齊及齊

韓非子

卷十三

十四

及齊不灰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  
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三終

